

金山文史資料

第十期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 金山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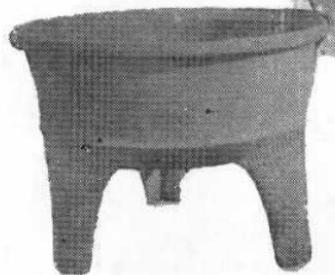
## 第十期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金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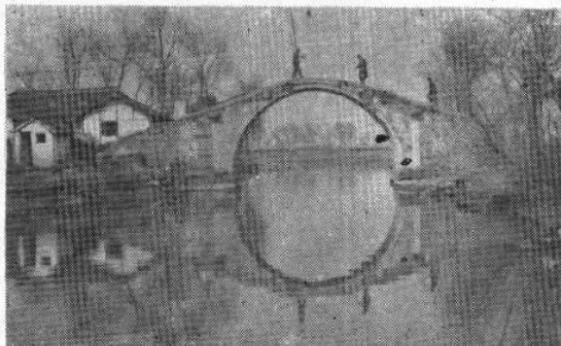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崧泽古文化遗址发掘  
现场(1961年)

▷崧泽遗址出土的大陶鼎



青浦塘湾桥  
(在今白鹤乡)。  
1852(清咸丰二年)周立春、  
周秀英在这里举  
行塘湾起义。

(朱习理供稿)



夏瑞芳先生像

196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商务印书馆工会、职工会为夏瑞芳建立纪念碑。▷



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的外景 (朱习理供稿)

# 目 录

我的道路.....	吴若安 (1)
吴若安同志生平简略	
——在吴若安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供稿 (36)	
风范长留天地间	
——悼念吴若安前辈.....	夏世铎 (41)
吴若老访问彭浦老人乐园追记.....	夏世铎 (46)
珍贵的遗墨 难忘的教诲.....	高 锢 (48)
谆谆教导 亲切关怀	
——怀念我的母亲.....	吴彼得 (50)
金山县酿造业史话.....李升文 (53)	
枫泾猪与枫泾苗猪市场.....	陈 杰 (61)
枫泾镇的米粮业.....	俞剑峰 (64)
朱泾横街的米行业.....	郭 英 (67)
钱圩的手工业.....	陆治钧 (71)
漫话天成昌绸布店接“财神”...叶均衡口述 汤琦整理 (78)	
名产与佳肴.....	陆治中 (81)
朱泾镇“对私改造”的经过.....	诸喜雄 (85)
金山海塘的变迁.....	陈积鸿 (88)

金山桥梁今昔	唐寰澄(97)
沪杭铁路枫泾段由来	陈杰(102)
松隐乡卫生院的发展经过	朱奇煌(104)
良渚文化时期的亭林	黄萍(108)

### 忆参加广州受降记

——纪念抗战胜利45周年	朱子云(112)
我在上海参加地下活动的回忆	倪广平(114)
钱圩乡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成份划分	陆治钧(119)

高天梅与南社	徐国昌(124)
“太保阿书”临刑前后	朱炎初(134)
黄八妹	仁夫 俊钧(141)

### 难以忘怀的往事

——缅怀白蕉	金学仪(147)
白蕉先生轶事	朱 颜(154)
从侄高镇教授传略	高君宾 撰文 高 锌提供(160)
我心中的顾芷庵先生	钱荣国(164)
清翻译家钟天纬事略	亭林镇志办供稿 沈 肖整理(171)
养兔先辈刘鹤鸣	
——金山卫鹤鸣养兔场追记	宋顺康(17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	陆治中(177)
儿童文学家贺宜	周锦权(179)
朱枕梅	陆治中(182)

- 金山县中编写校史既竟嘱为题诗感今抚昔成绝四首 ..... 彭鹤濂(184 )
- 观斗蟋蟀有感 ..... 彭鹤濂(184 )
- 寄台湾诸亲友 ..... 蒋松(184 )
- 悼翁希定医师 ..... 蒋松亭(185 )
- 松庵招饮新居诗以谢之 ..... 蒋松亭(185 )
- 各地来鸿 ..... 曹明哲 陆济民 彭俊钩(186 )

# 我的道路

吴若安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原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家吴若安同志，于1990年6月10日逝世，享年整百岁。吴若安同志是金山县人。她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人才。本刊本期组织了一组文章，从各个方面反映吴若安同志一生中既平凡又伟大的事迹，以悼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编 者

—

1890年3月8日，我出生于上海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父亲吴左之，早失怙恃，由叔父扶养长大、成家。母亲姚全英自幼学诗书，略通文字。我兄弟姐妹7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弟妹5人皆因患病而相继早亡，只存我和妹妹若宜两人。

我7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些轻微家务劳动。母亲教我识字。由于当时女子入学受到限制，我无机会读书，只好望校兴叹。

我的三叔吴公之是个秀才，他利用楼下空房，开办一所私塾，招收附近有钱人家子弟十多人读书。我住在楼上，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不免心向往之。有时便坐在楼上客堂间凝视楼下，倾听他们的读书声，久之，也能背诵他们一些所读的课文，如《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等。就这样，我未进学校已经粗通文字。

我13岁才进上海务本女塾小学。由于我入校前已略有文化知识，所以入校后就跳班到三年级读书。读到四年级，我又以成绩优异跳班到六年级，这个班共有22名学生，毕业时，我名列全班第三名。小学毕业后，我进务本女塾读中学。

务本女塾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创办于1903年，较蔡元培先生创办的爱国女学迟一年，创办人是吴怀疚先生。辛亥革命后不久，务本女塾改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及上海县立务本女子中学校。

1911年2月，我于务本女塾中学科毕业。当时这所学校是旧制中学，只读四年，全班毕业同学只19人。我的学习成绩名列第一。

在务本女塾读书时，我们学生都很爱国，曾经演出英语话剧《收回香港、九龙》。我清楚地记得演完这幕话剧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憧憬着总有一天，我们演出的这幕话剧会成为事实。

我和同学们还有一个理想，便是中国的妇女有朝一日，也能和中国男子一样，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工作。我们也曾演过这样一幕话剧：许多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参加了社会工作，有女警察、女司机、女营业员、女工人、女教师……

在务本女塾读书，有几首歌我很喜欢唱，至今未能忘怀。一首歌是校歌，歌词朴雅，催人上进，具有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歌词是：

(一)

千年之木始于苗，百川之水朝宗遥。  
海上首创女学校，胚胎国民此其兆。  
生男勿喜女勿恼，从今民我皆同胞。  
学界兮光昭，女界兮光昭，宏母教兮兼容并包。

(二)

海滨之俗趋奢豪，教育之界多风潮。  
惟我校风清且矫，浮华洗净无尘嚣。  
卓然不屈亦不挠，凭他天演汰与淘。  
人格兮高超，志趣兮坚牢，与有责焉，汝曹我曹。

还有一首《本校纪念歌》，亦颇能予人以激励和启迪，歌词如下：

九秋天气，黄花满园，人爽健，延龄益岁。  
吾校年年祝今日，裕后光前慰初愿。  
愿寿愈高人不老，为我中华，丕振女权。

再有一首《卖花歌》，对劳动人民作了美好的描绘，充满对劳动人民诚挚的感情，歌词我也记得很清楚：

清早起，清早起，到园里，采几朵花来做小生意。  
生意得利余饭米，要想吃饭靠自己。人与己都勿欺，

都勿欺，花朵朵新鲜，价钱又便宜。

好的歌曲可以培养人的爱憎感情，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陶冶人的情操。以上几首歌曲对我确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从青少年时便有为中国妇女争光，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志愿。

## 二

我原名吴杏宝，在进务本女塾念书前，了解到法国有个女革命家名叫若安，她的爱国事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立志革命，振兴中华，争取妇女解放，我便改名若安，用以勉励自己。

从务本女塾毕业后，我即留校任教，从此开始教育工作，并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我在校先担任高小六年级英文教师，半年后，学校命我做舍监。我当时年轻，初入社会办事比较认真。学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随便点燃蜡烛，以防失火，但有些学生为了温习功课，夜间就寝后，仍点燃蜡烛。我根据校规予以制止，并将此情况向校长反映，岂料校长竟说：“对于这种情况，可以眼开眼闭。”我对校长如此不负责任的讲话，深为不满，因此，愤而辞职离校。

离开务本女中后，我就去苏州一所教会办的景海女学校专修英文文学、修辞和历史等课。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思想、活动控制很严，不准女学生与男校学生往来，对学生信件任意拆看检查，并强制学生每星期日做礼拜。学生对此深为不满，但敢怒不敢言。我的英文成绩较好，校长美国人贝厚得竟无耻地要我把同学来往信件译成英文交给她看。这种

出卖人格的卑鄙勾当怎么能做，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11月间上海光复后，一些进步妇女向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上书，要求成立妇女军事团体。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女国民军当即成立，随后又有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敢死队、女子后援会、女子救护队等组织成立，参加的妇女极为踊跃，优秀人物和动人事迹不胜枚举。我和许多妇女都有“胡虏汉奸齐斩尽，共和速睹快胸襟”的强烈愿望。在革命浪潮的推动鼓舞下，我急忙从苏州回到上海报名参加支援革命的救护队。但家里认为我年轻，不大放心，也不忍我远离，因之未能成行。然而辛亥革命却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对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极为敬仰。他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给我印象很深；他倡导的“天下为公”的精神，给我以很大的启迪和教育。辛亥革命的一些英雄人物，如黄兴、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宋教仁以及黄花岗72烈士等无畏无私献身革命的精神，也使我十分景仰。特别是女革命家秋瑾的反封建斗争精神，使我非常敬佩；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那时上海有些先进的知识妇女，创办了很多报刊，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思想，其中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唐群英创办的《妇女时报》。这些报刊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兴办女子学校，提出：“国民教育者，进化之母也。女子教育者，国民教育之母也。”“今世界各文明国，首重文学，故其国强如此也，故其种强如此也。”在这种进步思潮的宣传鼓舞下，我便立志要为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中国女子教育奋斗终身。

### 三

1916年6月，上海一些教育界人士为了发展中国女子教育，由湖州旅沪公学校长凌铭之、我的三叔吴公之(时为务本女子中学教导主任)、民立女中教员徐一冰、沈季筹等人，约我一起商量筹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事宜。经过多次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创办这所学校。于是凌铭之卖掉自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处房屋，作为创办学校的基金，租到西门外方斜路三多里作为校址购置各项设备，学校遂于同年6月17日正式成立。

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创办时，由于校舍不多，教职员有限，设备比较简陋，所以只设文理科各一班、师范本科和师范预科各一班，共计4个班。我记得理科班学生有5人，文科班有20多人，师范本预科约有20多人，总计学生不过数十人。学校由凌铭之任校长，吴公之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师，徐一冰任事务主任兼体育教师，沈季筹任语文、历史教师，吴蕴初任数理化教师，戴思玖(吴蕴初妻)任实验室管理员，我则担任英语和地理教师。还附设小学部，除招收女生外，兼收一些男生。

南洋女子师范对学生的德、智、体三方面都注重，对于学生的生活也较重视，很关心学生的饮食卫生营养。一年后，学校有所发展，学生逐渐增加，校舍已感不敷，遂将学校迁至斜桥源寿里(原民立女中校舍)。这时学生已有200多人。不久，吴公之受聘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徐一冰也离开南洋女子师范另办体育学校。学校教师力量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校教师却能同心协力，并聘请语文师张研异担任教

务主任。

1914年，校长凌铭之因一人兼顾两校校务，深感不便，于是把南洋女子师范迁到新垃圾桥北，与湖州旅沪公学校址相近。

在南洋女子师范创办之前，上海已有务本女中、爱国女中、民立女中先后成立，这三校皆属于一般普通中学，南洋女子师范则属女子师范教育性质，在上海尚属首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意义。不过，那时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还十分保守，旧礼教的影响还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办校的一些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渴望世界大同与妇女解放。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震撼了神州大地，南洋女子师范的学生也受到深刻影响，激发了爱国热情，不少学生与务本女中等校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也热情满腔，和学生一道，手持小旗，参加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通过这次学生运动，我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对于祖国更加热爱，对于帝国主义更加憎恨，更增强了“教育救国”的意志。

1921年，国民党政府派吴稚晖来找我，想让我担任上海务本女中的校长，我当时有清高思想，不愿与政治党派有何关系，因此，婉言谢绝，继续在南洋女子师范工作。

#### 四

1927年，国民党政府为控制上海教育界，有计划地企图接管上海中小学校。4月9日，湖州旅沪同乡会的一些国民

党分子，组织一个有18人的接管委员会来接管湖州旅沪公学和南洋女子师范，委员会中有陈嵩士、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等10人。他们突然来校接管，引起了一场风波。

这个委员会来南洋女子师范接管时，校长凌铭之正巧不在上海。那天我刚好无课，在家备课。学校公务员阿和匆匆到我家告诉我：“有人来抢我们学校了！”让我赶快到学校去商量对策。我立刻到了学校。一进校门，便感到气氛十分紧张，学校庭院站满了师生，面对着那个所谓接管委员会的来人，充满着激愤情绪。来接管学校的人正在召开大会，胡言宣布校长凌铭之“办学不力”的罪状，并提出学校接管后的措施。这种突然而来的接管，使我们既惊讶又气愤，于是我与教务主任张研异、语文教师胡君复和其他教师一起，发动同学贴出标语，反对接管，并决定翌日举行罢教以示抗议。学生们也都回家不来上课，一直到暑假。他们接管不成，只得把已摘掉的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牌送还给我们。这场接管风波，以我们坚持正义斗争的胜利而告结束。通过这次斗争实践，我开始懂得了“坚持就是胜利”的真谛。

反接管的斗争胜利了，学校教职员和学生莫不欢欣鼓舞，十分振奋。平时，我和群众关系较好，许多教师和学生常跑到我家商量如何把学校办好。经过大家商讨，决定把南洋女子师范改为南洋女子中学，办一个完全中学，并附设南洋小学。经费在当时是很困难的，经过大家努力筹措，只凑集了3000元作为办校经费。学校由垃圾桥搬到开封路原国民党驻美国大使施肇基的住所，南洋小学设立在阿拉白司脱路（现名曲阜路）。

1927年，南洋女子中学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凌铭之继续